

18

T5236.03/491

11

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禱

曰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

存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憇

雲漢之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上龍矯

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土龍以祈雨玄寺即

矯首鶴立言望雨不至也闕里舊道觀也泥人即祈雨土人也脩之歷旬靜無徵效祈

註皆於廣川無所取義當闕疑降不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

靈壇勤亦至矣暴露謂身立日中也靈壇祈雨壇也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

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

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湯身禱於桑林翦其髮劇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大至

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

以為不然也。左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者欲使衛討邢乎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璩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芒洛北風大阜也

伯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

酒。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堂上接武武跡也屋以草蓋曰茨大

夏大屋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清涼已過大厦也扶寸肴脩。味踰方丈。四指

扶音膚肴肉也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也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

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春芳春日之花草也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

之華以拂日使之還却也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讚善

便嬛。緣稱妙。何其樂哉。蒲且古之善射人雖仲尼忘味於

虞韶。楚人流道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漢

桓生欲借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極遲立則天下不易其樂來還京都。塊然

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躑躅。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汶上

子騫則吾必在汶上事言不仕也昔伊尹輟耕。邳擘投竿。思致君於有

虞。濟烝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緡曼於

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東觀漢記邳擘字君章汝南人

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擘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

而夫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老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擘客於江百又郡舉孝廉為郎秉執

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

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禪為天子由曰散髮優游非以貪天下為

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  
以富我以吾仁彼以爵我以吾義  
令州郡崇禮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  
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左傳

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有限而黃河千年一清聖人乃出焉何可待也且宦無  
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

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金金日殫也張張安世也子孟霍光字也淮南子云隴西之游愈躁而愈沉言其志欲疾而益沉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游宦無援而謀富貴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子路

遇丈人殺雞為黍而食之言追蹤此丈人乃養雞種黍以為田家事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

為可矣無惑游言以增邑邑邑游浮也邑邑失志貌郊牧之田宜以為

意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謂負郭田也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

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劉杜璩友也朱明夏節也相見在近不復為

言慎夏自愛慎夏熱之氣以自保愛璩報

與山巨源絕交書山濤為選曹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

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山嶽為潁川太守時山濤謂嶽

云康性行不堪職任與康意合故以為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

從便得之也經常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

吾自代公孫崇字顯宗為尚書郎阿都呂仲悌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不行謂不許也不足謂不悉我情也足下傍通

多可而少怪傍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許可也少怪謂少有責於人言寬容也吾直性狹

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能容人也。聞聞足下遷。惕

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莊子曰。庖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間頃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

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

恐山濤羞為獨割。引我以為助也。手薦鸞刀。漫平之羶腥。毛詩曰。執其鸞

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我薦進也。鸞刀上鈴也。漫汗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

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謂兼

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性有所

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濤兼利而已自守也。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

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同知言共

也。今世有通達之人。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與時同流而悔吝不生者。非已所能也。老子莊周吾之

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

短之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為漆園吏。故言賤職。柳下惠

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故言卑位。短之猶非之也。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

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聃曰。所謂達能兼善

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

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

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

附所安。君子之行。所趣各殊。而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

同歸。順性俱得所安也。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且

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

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吳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史

記。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大子相如。既學慕蘭如之

為人。更名相如。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

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

慕之想其為人。漢書向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

鑿穴為居採藥為業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踈懶筋駑

肉緩筋駑謂寬緩若駑馬也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

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

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

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

狂顧頓纓赴蹈湯火任實謂用本情也禽鹿之性制之於少則易及其既長即不可強雖

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鑣馬銜也

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

蓋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思遁逸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

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

馬大將軍軍坐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蕩敗以禮傷教宜投之四裔大將軍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以

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

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無萬石之慎言放縱也好盡謂好盡

言以昭人過也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

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

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

康欲晚起不堪為吏所呼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

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虱杷蒲搔無

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痺濕痛也素不便

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



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机亦不喜弔喪而人道

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

責。然性不可化。漢書惠帝贊曰開叔孫欲降心順俗則詭

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

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蹀塵臭處。千變百

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心不耐煩。而

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鞅掌衆又

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

言若當官身顯則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

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

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促狹隘也九患謂又聞

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

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

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

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

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

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

刑自此立後世之亂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孔子

自此始矣耕而不顧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

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

而彰其過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徐庶字元直為

見獲庶。雖昭烈遂詣操。今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華

字子魚。管寧字幼安。欲舉寧。寧遂將家屬此可謂能相終

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

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桷搆也。莊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

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越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

言不可因已之好章甫而強之使同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此用莊子。鴛雛得腐鼠而嚇鴛雛。事言豈可律以已之嗜臭爛。而以死鼠養之哉。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

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

下所好者。足下所好。榮華也。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

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

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

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力如何可

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

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矐之。不置。不過欲為官

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竈竦。不切事情。自惟

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

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矐。適。嬖也。音義與嬖同。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

離榮為快。此最近我情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

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

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黃門

也。本絕陽道。豈是貞哉。趣急也。王塗仕路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

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麀。至春自暴於日

當爾時。不知有廣夏。奧室。繇。繇。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

戎菽甘泉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願足下勿似之其意  
豪取嘗之苦於口躁於腹衆哂之  
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石苞字仲容太祖遣徐邵孫郁入吳都督揚州諸軍事石苞令

孫楚作書與孫皓至吳不敢為通

孫楚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

石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傳楚子代鄭子展此

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

曹譚以無禮取滅左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

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於楚

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故云全國晉

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

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

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鄭

伯非銜璧然以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

同降故連用之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

復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漢火德故云

也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

艱桓靈漢二帝也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貫穿也絕貫斷絕也四海蕭條

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太祖魏武帝操也征討暴亂克寧

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

中岳器則九鼎猶存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

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載則也重光謂文公孫淵

承藉父兄世居東裔魏志公孫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康死子晃淵等皆

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擁帶燕胡馮陵

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自立為燕王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

各以其所能制其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

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銜乎吳會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

淵與孫權以方物相連結也自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

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

齊二國在遼西故云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宣王薄伐猛

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

折首遼東郡有遼陽縣左傳援桴而鼓周易有嘉然後遠

跡疆場亦列郡大荒疆場邊也言魏斬公孫淵乃收離聚

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

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

羈應化而至後漢書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

矢石魏魏蕩蕩想所具聞言帝德廣遠想吳之先主起自

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孫堅舉兵荆州劉備震懼亦逃

巴岷二山蜀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

氣遊寬迄于四紀固言吳蜀恃此山水假息遊二邦合從

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與泰山共相終始二邦吳蜀也言相合扇動併力以禦中

其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

公爵為王輔佐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

也桓桓武貌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

絕於眾人也

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入其阻。阻謂入蜀。險阻也。采深也音彌入。

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魏志景元四年鄧艾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小戰江介。則

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忠等大破

劔閣距會劉禪詣艾降勒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

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

梁益肅清。平蜀之後置郡三十梁益二州名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竊號

謂劉禪也絳闕魏闕門也球琳重錦。充於府庫。球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夫號滅虞

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虞秦并韓而魏

徙居大梁言蜀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為臣

妾。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諶使外失輔車

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翼延日月。宮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輔面頰也車盤牙也輔

車唇齒一意舊註作陪乘可笑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

興叛吳降魏亦如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

鳥之毛羽零落也

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

固此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

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此言吳王恃險自強不知滅

亡之將。方今百僚濟濟。儁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

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將伐吳故云自頃

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

盡。太行木盡大濟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

望。濟深也樓船之總名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

之盛者也。周易黃帝堯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

日之謂。畜養也役不再舉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

愛民治國道家所尚眷眷迴顧貌崇城遂卑文王退舍左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舍止也故先開

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

求多福究盡也歷然改容祇承往告漢書尉陀歷然起坐稱

言能改尊倨之容敬承所往之書也追慕南越嬰齊入侍漢書南越王胡立

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

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

雲合指麾風從豐多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常日

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

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雍益青徐荆揚兗

軍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勢以脅之也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

校燭日旌旗流星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

辰故云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周禮凡馬八尺為龍曜士卒

奔邁其會如林邁行也如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

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

南望良以寒心渴賞謂貪賞也夫治膏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

疑者必告逆耳之言膏心下也盲瞶上也病在膏盲危病

疑不定也逆耳謂忤聽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

鵠知其無功也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言吳有

若傲慢恃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

白

與嵇茂齊書

○

趙至

至字景真代郡人後向遼西占戶焉初與嵇康兄子蕃友善至是將遠適乃作此書與蕃敘離舊本因安白故疑呂安與叔夜而甘家諱作景真今據晉書至本傳合作至故并作至白

至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

生梁鴻也歎謂楊朱不可教也謠謂五噫之歌也夫以嘉要之歎不為入秦謠不由適越蓋取意而畧文也

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

嘉遁謂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謠也不得已謂

被遷也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鷄戒日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

薄近也時馬首尚無所託也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

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

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

所懼也

蹊徑也榛密林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其所懼者謂以下之事至若蘭茝傾頓桂

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

所以休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

蘭茝香草也桂林香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也絃弓絃也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論議邪為中正之

風弩也休惕驚貌衢道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劔

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

武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

橘柚生於南方玄朔北地也華藕蓮也生於水修陵高阜也龍

章袞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王樂也龔龔俗不貴音者也言此四者各適其宜故難以為美也夫

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

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

有後慮之戒

前言之艱謂經迥路以下也懸鞍懸車也朝霞

啓暉則身披於造征也啓暉謂明也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

太陽日也戢斂也斂曜謂夜也夕惕至晚而尚懼也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

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

之士不足為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

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步驟謂驅馳行

役之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言將掃也蹴

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

之鄙願也崑崙太山喻權臣也滌除也恢大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鉅鏑也言不加

鋒鏑而六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

喻嵇康承家世志潔清也藻文也肆當是居肆之肆舊注作布與上文義不協俯據潛龍之淵仰

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

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惟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

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

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熒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

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徒有遠心相望也身雖胡

越意存斷金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遠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雖堅剛人同其心則能斷

之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

復何云勉之以純朴而戒其浮華也弗欽言不取也悵不平貌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勢屈乃降

梁至是又以衆降魏故帝使丘遲與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

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之高翔。慕高翔謂歸梁也。昔

因機變化。遭遇明主。謂背齊歸梁也。立功立事。開國稱孤。開國謂

刺史也。同侯王。列故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

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奔亡

謂降魏也。股。解也。穹。廬。謂降魏也。魏本匈奴故曰穹廬。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

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

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

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

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後漢書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曰大將

害鮪與謀自知罪深不敢降上謂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

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殺人流血曰涉友于以演為光武兄

也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繡流矢

所中繡後降曹仍封為侯刺挿也刃箭鏃也况將軍無

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昔人之罪謂朱鮪張夫迷塗知

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易曰不遠主上屈法申

恩。吞舟是漏。法網之疎漏吞舟之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

居。松柏不翦謂不毀其先代墳墓也。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言宅宇幸妾悠

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

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

之飾輅使車也節旌節也疆場邊陲也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刑殺也諸侯

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表請北

之送京師斬于建康市裕以舟師進故知霜露所均不育

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成王光武北虜僭盜

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北虜謂况偽孽昏狡

自相夷戮梁武之初當宣武武之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

繫頸蠻邸懸首藁街羌胡名大帥為首攜離也貳二而將

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言魏朝

而將軍居其國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

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俾豈不愴悵北至

以江南物色之美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日所以廉公

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史記

為趙將奔魏久之思復用於趙呂氏春秋吳起治西河王

錯諧之魏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

河而泣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

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畢

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想早勵良規自

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白環西獻楛矢

東來世本日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夜郎滇池解辯請

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夜郎滇池皆南夷國名解辯謂解

海南海也蹶角謂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

之命耳北狄謂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天監

詔臨川王宏北討殿下者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洛北曰

斥言王也茂親謂帝弟也關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困偏方思我言也

重答劉秣陵沼書

梁典劉沼字明

劉峻

峻字孝標初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

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答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答之故云重然書不及辨難而但寓存歿之感不知何以言答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難謂沼

之論也天倫之戚謂兄弟死也致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

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也長逝謂死也緒遺也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

者余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微美也沫滅也青簡尚新宿草

將列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為書宿草陳根也列行列也謂墓草將陳也泫然不知涕之

無從也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向哭之遇一哀雖隙

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隙穴也駟馬馳而過穴喻速也

波電波與雷光皆不久傳言人命如故存其梗槩更酬其

旨梗槩麓略也酬報也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宣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期

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中心折脊伏歿而死漢

書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賈誼誼具道所以然之故爽差也徵驗也言二人說鬼事事有實則我可答書也

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賢

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家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栢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蓋山有舒

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青泉湛然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

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但懸劔空隴有恨如何延陵季

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徐君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反則徐君已死於是以劔挂其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讓責也太常周之宗伯也

劉歆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

學官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四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立學官而習之哀帝

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言諸

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

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

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

子卒而大義乖大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

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孫子吳起並著兵

法行於世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

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是古之罪謂以古非今者族漢興去聖帝明王遐

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

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

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周勃封絳

侯灌灌嬰也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掌故官名

伏生秦博士也生於壁中藏得尚書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壁朽

折散絕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

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

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萌芽謂初始也衆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

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賈誼為文帝博士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

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

建元孝武年號也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

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訓詁授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

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

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成一經也雅頌皆詩也泰雅以正事頌以讚事

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

孝武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於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

今泰誓篇是也

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武帝時

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全經未焚書

之時也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

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

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天漢武帝年號

及春秋左氏

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

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

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

稍漸也言漸缺落頽

離真也校考也舊文古文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編比次也

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

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

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皆惜其不施行也

往者綴學

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

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

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

善服義之公心。

殘缺非古文也恐見破恐立學官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也

或懷疾妬

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

雷同如雷之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

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抑止

也謂劉歆欲立者當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以今聖上德  
 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  
 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慙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  
 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  
 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  
 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  
 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於慮始此乃  
 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  
 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  
 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歐陽和伯事伏生春  
秋公羊氏齊學也施  
孟喜從田  
王孫受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

夏侯尚書

春秋穀梁氏魯學也梁丘從京房受易夏侯勝  
從伏生受尚書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

是尚書有大  
小夏侯之學

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

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

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

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守殘守殘  
缺之經也

檄。北山移文

周顒字彥倫初隱北山後出為山陰令秩  
滿入京復經此山故德璋代此山移文以

絕

孔稚珪

稚珪字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  
舉秀才解褐為宋安成王車騎法曹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  
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

雷次宗學館立寺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  
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之標。蕭灑出塵之想。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移文於山庭也度白雪以方

繁。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

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亭亭高聳貌表外也物表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

於延瀨。固亦有焉。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游伊雒之間蘇

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豈其終始參

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參差不一也翻覆

而哭也言周子無一定之志也。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

而後黷。何其謬哉。言周顒暫迴跡向山中而嗚呼。尚心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

以供飲食。仲長統性倣儻。默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

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儁俗中人之儁

盜居草堂。僭服幅巾。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

乃纓情於好爵。江臯隱遯處好爵指人爵也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

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

往。或怨王孫不游。傲蔑皆輕也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

流。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空空以空

流。謂老務光何足比。消子不能儔。列仙傳務光者夏時人

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

抗塵容而走俗狀。軒舉也舉眉謂喜也芰製裂之風雲悽其

言。騷初志如此。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言徵車也形馳

言。騷初志如此。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言徵車也形馳

言。騷初志如此。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言徵車也形馳

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

紐金章。結墨綬。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金章銅印也。

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

妙譽於浙右。所理邑近海而右也。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木

誼。顛犯其慮。牒訴倥惚。裝其懷。帙書衣也。擯棄也。牒

繁徧貌。言道書講席。未棄埋而聽訟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

每紛綸於折獄。董仲舒集七絃琴歌。鄒陽作酒賦。皆逸人

貌。結課考第也。折獄謂理訟獄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張敞趙

為京兆尹。有名望。魯卓茂咸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

牧。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使

我高霞孤映。明日獨舉。我謂北山。自稱也。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

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摧絕破壞也。至於還颺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

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

有冠纓。故云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

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乎。慨歎也。游子謂顯

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託林澗以申其愧。風

言今遣罷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

也。素貧素之交也。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今又促

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促迫

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拽掉也。言山陰秩滿。因向京

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朝廷也。扃山門也。豈可使

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



汗淥池以洗耳。以芳杜薜荔皆香草言豈可使芳草懷愧恥

草之路汗濁我宜扁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

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岫幌山窓也雲關謂以雲為關鍵

謂顯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鳧或

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喻巴蜀檄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

檄餘人用軍與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

司馬相如然知我情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

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

匈奴單于布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檀專也勞士大夫征

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閩越南夷國名相誅謂

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

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謂唐

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幣帛和戎之貨也

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發軍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

追將帥也

謂起軍法

變也

外之

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自賊

殺猶云自盡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

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兵，矛戟之屬。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

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

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

諸侯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剖符受封也。位為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

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

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

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

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謂後

郎也。逃，亡也。抵，誅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言無善名也。

其罪而誅戮之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謚者行之跡，言為

賊而死，故謚為至愚之人。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

哉？言與立功之人相去遠甚。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母之教不先，子

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

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

使。悼，傷也。信，使也。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

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奉幣和戎之事。

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老，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已親見近縣，重慎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

下縣道，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州郡。紹進軍攻許時，劉備已奔紹，何得復為袁紹檄州郡？檄之因發，檄假備名，誤作檄，豫改正。

陳琳

琳避難冀州表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各路言曹操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操曰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宥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左將軍豫州刺史備也郡國相守乃紹所統四州也

觀後篇檄吳將校首尚書令或各可例見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

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

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

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

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

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

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

放橫傷化虐民饕餮貪也父嵩乞匄蓋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

壁輸貨權門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乞養之賊賄賂竊

盜鼎司傾覆重器鼎三公象也非才操贅閹遺醜本無懿

德獯狡鋒協好亂樂禍協合也言操性與鋒鑄幕府董統

鷹揚掃除凶逆幕府謂紹也董督也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侵官謂冒

謂遷獻帝於西京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紹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眾以攻卓東夏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棄瑕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也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裨師偏師也紹表操為兖州刺史授至乃愚佻短略輕進

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也

易退。也言操輕薄。傷夷折衄。六女數喪師徒。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操數敗

紹每以精兵修輯。被以虎文獎。子威。柄。言操實羊質而

之。又表操領東郡。被以虎文獎。子威。柄。言操實羊質而

獎成其威。福也。其獲秦師一。赴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

秦將孟明數敗穆公不罪。遂得敗晉報秦。故云一赴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孟明之報也。跋扈謂掘

強也。割剥元元。殘賢害善。元元謂百姓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

受灰滅之咎。操為兖州邊讓言頗侵操。操自是士林憤痛。

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林言多也。故躬破於徐方。地奪

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操為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言無所依也。幕府推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幹

君也。枝喻諸侯也。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

衆奔沮。操敗引軍擊布破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天造於操也。操為布

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兖州。無德於兖州之人。謂已舉操為兖州。而操害賢也。造恩也。後會鸞駕

反旆。羣虜寇攻。會遇也。鸞駕天子車也。時楊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軍鄙邊邑也。遑暇也。禮記曰各司其局。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

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翊

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

朝政。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

宗。所惡滅三族。由心任意也。在口言出而莫之違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

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

妻族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羣談謂議朝政者腹

之者隱戮謂中傷之也。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貞

品而已。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貞品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

操因緣眦解。眦解。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

忒。不顧憲綱。彪為司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表術作亂

以大逆眦眦。眦。目貌。楚。擯也。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

五刑也。忒。惡也。言隨其情之所發以肆其毒而不顧法律

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

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

孝王先帝母昆。母昆謂同母兄弟也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

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

流涕。士民傷懷。言塋樹猶合恭敬况使吏士發掘乎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

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隳。壞也。突。破也。言操置發

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

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晉繳。充蹊坑。穿塞路。

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

吁嗟之怨。晉繳以射鳥者坑亦穿也以捕獸者喻法歷觀

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訓。詰謂問其罪也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

謀。左傳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言紹加意容乃欲摧撓棟

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棟梁喻大臣也謂楊往

者伐鼓北征。公孫瓚。伐擊也謂紹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

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璣亦梟夷強寇謂璣也言璣桀逆拒紹操暗與璣書行人

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也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

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

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鹿

各向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即交質之質前登即先登言

降紹為所用也犬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淪沒也言皆

畏威亡沒於山谷之中也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屯據敖倉阻河

為固震懼驚懼貌敖地名中有太倉俯欲以螳螂之斧禦

隆車之隧莊子蓬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前有两足

舉之如執斧之象故云斧隆車雷車也雷為幕府奉漢威

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

弓勁弩之勢戟戈屬胡匈奴也中黃伯夏育烏獲并州越

太行青州涉濟漯紹出長子譚為青州甥高翰為并州太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左傳狄子

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

人捉角一人戾足倚戾足也劉表為荆州刺史與紹相結

故云宛葉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虜庭謂若舉炎火以炳飛

蓬覆滄海以沃燹炭有何不滅者哉炳燒也沃灌也燹火

燒枯蓬傾海水以灌飛火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

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幽冀二州名故

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

各被創夷人為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

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言舉白幡以開降路

血刃而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

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也。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疆寇弱主。違眾旅叛。言州郡若誤聽給之以兵。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舉謂舉兵。幽州。張繡以軍功遷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羅落布列也。舉師揚威。並臣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

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不究其前罪也。如律令。謂當遵行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  
曹操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漢

陳琳

年月日子。尚書令。或子發檄時也。荀或為尚書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

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

名字不足以誇簡墨。膏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簡墨謂刑書也譬猶穀

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爾雅待哺曰穀穀卵鳥子也陸梁跳

貌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

張以在綱目。嬰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恆。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禹時有苗弗率帝乃誅敷文德十旬有苗格公

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刊南

越之旌不拔。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刊除也史記朝鮮國叛使荀彘擊平之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

楊僕征之不刊不拔猶云至今存也以上皆言長江之不足恃也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

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棲越王勾踐於會稽之山中胥及其抗衡上國

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

越軍。稱竿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與晉定公至長越王聞之襲

吳吳王夫差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吳宮而殺夫差及吳王淝驕恣屈強猖獗

始亂。吳王淝高帝兄仲之子自立為吳王始亂謂為亂首也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

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太尉周亞夫也滎陽郡名

滎與漢所封七國同叛瓦解冰泮言破敗之速也淝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

刃以陷其胷。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即給吳

王出勞軍使人錐殺吳王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

之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

桀縱橫熊據虎踞彊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

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鸛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

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



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

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二華太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敵矣而曹討之如順風縱其盛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

天下所共知也漂浮也櫓大楫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

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迸散也鳴吠猶叛亂也韓

救並為脣齒隴西宋建自稱平漢王聚兵犯命與馬超等相救又鎮南將軍張魯

負固不恭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教人長雄巴漢漢末力不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

驅西征致天下誅致天下誅謂討罪也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於首

萬里偏將謂夏侯淵也於旗也萬里自涼州至許也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

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陽平關名十萬之

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十萬之師謂張魯之眾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逋亦竄也巴中地名魯初欲走入巴中曹操遣人慰諭魯盡家屬出降

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

海兵不鈍鋒二方謂蜀與漢中也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

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

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

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以下千

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堵牆也安於牆堵而不失家業也反還也而建約

而建約

而建約

而建約

而建約

而建約

而建約

而建約

支屬皆為鯨鯢。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超

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南安趙備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尸

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

彼謂魯等此謂建等夫擊鳥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

也。攫執也言鷲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武王勝紂於牧野由孟津退師以示弱也此言前不伐吳之意

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扞衛也音捍萬

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與匈奴南單于

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棘。並戎狄號霆奮席卷

自壽春而南。九江郡有壽春縣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

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汶江名益提也庸搃據庸蜀。武都氏羌郡名

銳利也汶江名益提也庸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

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

軍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也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

丞相銜奉國威為之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期命謂權也丞相曹操也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親

也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

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

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勲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建安四年

袁術敗於陳廬江太守劉勲率眾降封為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

眾出降。張遼侯成皆呂布將還討眭固薛洪膠流音尚開城就化。眭固屬袁

紹屯射犬操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薛洪膠尚留守自將兵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操遂濟河

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官渡地名

官渡地名

役征也操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  
郃高覽降此言高與當有二名 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

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

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審

配兄子開門入兵表譚敗後審配兄子榮既誅袁譚則幽

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袁熙大將焦觸等舉其

縣來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

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

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

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

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

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

漂流與燹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

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

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操使張遼與樂進

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斬二

將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操討張魯於漢中

故云懸隔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

今欲禦我大軍必難望其存矣 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

也而權殺之盛憲字孝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孫

謂書呼操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

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

罪下民所同讐幸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  
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逋亡罪

也。武王伐紂，飛廉與紂同戮。此感吳羣臣也。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

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

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

明，皆宜膺受多福，保艾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

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丞相謂操也，惟思也。舊德也。膺承也。艾，養也。周泰明，盛孝章兩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聞

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魏周榮，叔英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彼

皆能繼祖父堂構世業也。子產曰：古及吳諸顧陸舊族長

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

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窄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

以自濟。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言並相被驅迫不得還漢所以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也。

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鷦

鷦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鷦鷦，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猛

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眾無忌，故設非

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

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

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竿，計也。言若未能殺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音煩，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

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

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

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

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鄲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

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蠱手則斬。

手蠶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先賢謂去夏就殷也忽朝陽之安其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棲也日至一日謂苟存朝夕也放至也玉石俱碎謂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今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購募謂以財求物也

科條謂賞罰等級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

○檄蜀文魏景元四年令鍾會代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劔閣距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會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敏慧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

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

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

顧懷遺志也言眷蜀人遺令討之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主上指陳留王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宰輔謂司馬昭也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劬勤也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

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悼愍傷痛也言巴蜀百姓獨不為魏人而勞役未止

也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

進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於將也征西將軍鄧艾出其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洛谷合成五道也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

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尅乃修文德

舞干戚七旬而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尚書式

服干楯也戚鉞也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鎮西會也此

發鉅橋之粟命天子之令也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

極戰以快一朝之志國語祭公謀父曰有征討之辭元元百姓也故略陳

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

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

中更背違棄同即異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

曹操操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

伯約屢出隴右姜維字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

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

外則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伐之暴內侵

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

行則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

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

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處也

應旗旛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比年已來曾無寧

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比近

寧歲謂不安也諸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秦惠

賢謂蜀將吏也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

諸公所備聞也左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

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

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

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

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江夏太守孫壹以衆歸魏

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

咨困偏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文欽與母

丘儉舉兵反。司馬昭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昭表鴛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進兵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

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

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

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

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

舊註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敢諫乃

著書假蜀父老為費而巳意難之以諷天子今玩其文義莫非逢君不知何以言諷也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也威武紛紜。

湛沉恩汪濊。烏外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湛厚也汪廣也濊深也濡潤也方外

言遠也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

朝冉從駝。蒙江定笮存邛。冉駝笮邛皆蜀郡西部也披靡順從貌存謂招慰也略斯

榆。舉苞蒲。斯音曳斯榆國名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軌車也還轅將報謂

將還歸以報命也至于蜀都者。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

勿絕而已。羈縻謂似以繩縈絆而已今罷皮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

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

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

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百姓力屈。未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累也。且夫

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

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記言其來久也。仁強指漢以前

帝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鄙人者老等自謂也。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烏謂此言所說非也。必如父老之言。則今之巴蜀何以變其椎髻左衽之

俗而從中。僕常惡聞若說。若說猶云此說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

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麓陳

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

之原。黎民懼焉。原本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即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意也。

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

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移徙崎嶇為避水不得安

居也。夏后謂禹也。感憂也。堙亦塞也。決江疏河謂理水也。灑分也。史紙切。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

也。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

慮。而身親其勞。躬腠秦胝竹無胈葛膚不生毛。豈唯民哉。言非獨百

姓禹亦勞也。胝繭也。腠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股肉也。言艱苦甚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麗觀麗。拘文牽俗。

于茲猶云至今也。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

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

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



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戾。狼惡也。言狼惡之夫。見者憐且垂涕。况天子能止而不伐乎。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胡。匈奴也。誚。責也。四面。四夷也。風德。謂使以德。諷諭胡越。而其君如魚鱗之相次。仰承流風也。號。教令也。億。計言多也。故乃關沫

昧。若。微。叫。泐。滅。以。沫。若。二。水。為。關。柵。泐。泐。江。以。為。界。也。

微。外。入。於。江。若。水。出。廣。平。微。外。入。江。鏤。靈。山。梁。孫。原。鏤。靈。山。言。刻。石。以。紀。功。也。孫。水。名。梁。謂。作。橋。於。

上。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

逃。不。閉。名。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

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言。疏。遠。之。國。不。被。壅。閉。得。觀。光。明。名。曰。也。

梅。憤。切。爽。明。也。偃。息。也。禔。安。樂。也。音。支。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周氏絕業。乃海。不。揚。波。重。譯。未。

朝。之。類。舊。註。作。修。典。禮。義。未。協。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

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

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減

五。下登三。王者太平則封太山。禪梁甫。鑾。鈴。也。頌。雅。頌。也。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

升也。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音。猶鶴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藪澤。悲夫。也。鶴鵬大鳥。喻通西南夷事。羅者喻大夫先生輩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懷來謂其所懷之。以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敞罔驚視貌。靡徙移。足貌。遷延却退貌。

對問。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遺行謂行有遺失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鷄小鯢也。魚朝發岷嶺之墟。暴鬣於碣石。暴露也。鬣魚之鬣也。碣石在海畔。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孟諸大澤也。名鯢小魚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琦瑰琦宜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朔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

位澤及後世。

都居也。

今子大夫

子大夫稱謂之辭。非謂朔為大夫也。

修先王之

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

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

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

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同胞之徒。謂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

言其不能

備知也。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

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

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

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

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

孟。

帶連如衣帶也。孟器也。覆孟言安也。

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

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

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

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

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土民之衆。竭

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

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

望侍郎乎。

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

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

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

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

雖然一轉不似答辭。又若有自規意。

詩曰。鼓鐘于宮。

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有諸中必見於外也苟能脩

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

信厥說。說音稅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孳孳。

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鵠鵠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

為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

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

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黈纁以黃絲懸冠兩傍明有所不見。聰有

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

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

孔子之辭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

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塊獨貌廓空也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

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以上正是自明所以陸沉金馬

義門之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

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

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

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管竹管也。筵也。蠡蚌蛤也。測量也。筵小木枝也。撞擊也。猶是觀之。譬由鼯精鼯幼之襲狗。孤豚之咋

白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鼯一名奚鼠。咋齧也。靡與糜古字通。今以下

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

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文選卷之九

九

文選卷第九

文選卷第九

